

# 在中源，沿着潦河水走

王晓莉

的屋后或深茂的树林深处了。

在一个叫合港的村庄，我看了很久的潦河水。这里是潦河两条支流交汇处，故名“合港”。桥下的水势有点急，水清澈见底。常有鹭鸟来回，又偶尔停歇于河石之上，姿态甚是优美。村庄的村里有许多棚架，长着葡萄和猕猴桃。村头有座始建于清代的万福殿，一对老夫妇在庙前。庙对面，一座同样有年头的古戏台依河而建。每逢节日，方圆数里的人会来此观戏。庙殿与戏台，皆古朴、小巧，与村庄融为一体。

这样的潦河边，的确是宜耕种。稻子、玉米不用说，又有辣椒、秋葵、南瓜、茭白、豆角、芋头……数不过来的果蔬，在河岸边种植、铺陈。这样的河边，也宜读书。我带了一册契诃夫作品、一册宋词集、一册沈从文作品，都在潦河边读完，且有所思有所悟。在潦河边，我体味到，水滋润万物，水流动过，万物都会明亮起来。潦河滋养的中源，就是明亮的地方。

潦河有时将我带往中源的山中。山中空旷，有时走很长的路也遇不到几个人，却时有小股清泉在山路边发出“哗哗”或“滴答、滴答”的声音。泉水敲空山，空山因此不空，反而是丰盈的了。蹲下洗手，或双掌接把泉水洗脸，泉水沁入心脾地凉。

这样的山中总是藏着许多宝贝。有一次，友人开车开了很远的路，带我去游览此地名胜“花桥”。花桥在中源乡茶坪村。村里有白云峰，因海拔高、常年白云缭绕而得名。花桥就位于地势陡峻的白云峰峡谷之上，是江西境内罕见的单拱石桥，早已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花桥藏于深山，桥亭一体，两旁设石制低栏杆，栏杆上均为浮雕石刻，所刻为

狮、为鹿、为麒麟、为荷花，皆生动。石桥始建年代不详，只有附着桥面与桥柱的苔藓绿，说明着桥的年深日久。桥前碑刻则注明，此桥于1792年由居于此地的刘氏家族率众捐资重修。江西境内的婺源、吉安等地，常见这种由众人捐资修建的桥、路、茶水亭等等。眼前的花桥也是一例。

我在二十来米长的花桥上走了几个来回，不时驻足，听桥下溪流淙淙。而下了花桥，也值得再三流连。只见花桥周边全是古老的红豆杉林，以及另一些我来不及去细细辨认的古木，一棵棵都高拔、静穆。那种静，是常年隐于大山深处、没有被外界过多打扰的静，是涵纳了时间的静，是胸中有内涵的静。古树和古桥相伴相生，有许多可圈可点的美，却那么安静地居于山中，堪称此地“双璧”。这种静气，想来也是人们应该学习的：静生慧，静便无俗气。

从花桥出深山，盘桓许久，人已有些饿。在街边，一眼就看见卖黄年米果的人家。米果切成条状，金灿灿的，整齐摆放于长条桌上。这家厅堂其实还有点深，米果的金黄色泽却叫门外人能一眼看得见，抢夺先声。中源这一带，黄年米果这种美食盛行。米必须是本地山区大禾米，碱则取中源乡山中一种名为“黄年柴”的小灌木熬制而成。金黄的色泽，是从本地一种名为“黄栀子”的干果中提炼。一切都是真正的就地取材制成。米果制作过程中，最有趣的部分应该是打米果：把蒸好的糯米倒在石臼里，几个人抡起木槌轮流捶打，要下力气打很久，米果吃起来才有嚼劲有韧劲。这是一项团结协作的体力活儿，也是乡里人家最有氛围的聚集时间。

中源乡人家爱吃米果，农家乐或者

小旅舍招待来住宿的客人，也必定端上一盆。后来我离开中源乡的时候，买了许多黄年米果，带回家送给亲戚朋友。慈眉善目的这家主人又告诉我保存方法：把米果浸泡在清水中，每日换水，米果不仅不会坏，还可保留本味。我回家后如法试验，果然如此。

卖给我黄年米果的这家主人，还是位养花高手。在他的店堂后院，种了一大垄绣球。养了不止一年两年，绣球深紫色，紫得近乎黑，却又与黑不同，当中泛一点暗红。绣球在院落一角静静开放，我拎着米果走过，但觉此景像林风眠或者吴冠中的某幅画，清秀、宁谧。中源人几乎家家养花，卖米果的这家正是此民风的代表。我住的那家农家乐养的是大丽花和指甲花，大丽花俗艳张扬，像从前老被面上印的那种花朵。

在中源的田间地头，凡是空隙处都有花。那些花大都易养，也开得艳。比如沿水稻田埂边一路，长着晚饭花，紫红色，一丛一丛。做晚饭、吃晚饭的点，这种花开得最好，故而得名。我很喜欢这种花，总是三口两口地吃过晚饭，赶在天黑之前去看一下。在中源，真说不清是人在养花还是花在养人。或许，二者是在互相滋养互相愉悦吧。

那一年，我在中源，听水，观云，登山，踏桥，寻花。看鸡犬相逐，与邻人闲聊。又在夜晚，在乡间公路上闲走，抬头看见满天繁星。偶有长途卡车驶过，车灯一闪一闪，寂寞，又明亮。如此过了一个夏天。现在，我有一两年没有去靖安去中源了。当生活繁杂无头绪时，当双脚在水泥地上踏久了想去踩一踩野草和泥土时，当耳朵想去听听山中流水与乡间公路夜晚的寂静时，我就会想念山高水美、风物宜人的靖安中源。



中国美术馆藏。《龙羊峡》，作者关山月。

## 大地



九岭尖顶上，一团胖胖的白云静静地横了很久，这云仿佛有质感有重量。这里是江西省宜春市靖安县中源乡。九岭山贯通江西、湖南两省，雄奇伟岸，物产丰饶。九岭山的最高峰九岭尖，海拔近一千八百米，位于靖安、修水、武宁三县交界处，主体在靖安县中源乡。那一年夏天，我在中源乡，在九岭尖下，待了不短的时间，乐而忘返。

“山中何所有，岭上多白云。”中源的和山，是一幅无需画师捉笔蘸颜料的天然画。云棉白，山深翠；云柔软，山刚强；云悠游，山沉稳。在这里，我也看尽了一天之中不同时间段的九岭白云。清晨，云从山后升起，冲破黎明前的暗淡，生机勃勃；正午时分的云，饱满蓬松，洁白胜雪；傍晚，暮云四合，悠缓、凝重，寻找着无风的山谷，躺靠在那里过夜。

中源乡的和山是大自然的绝配，云和水也是。而且，潺湲、清澈的水，在哪个地方都吸引着人的目光。说到水，靖安境内这条名叫潦河的水，是修河的一条分支，最终随修河汇入鄱阳湖。流经中源的潦河，是很有味道的，味道在于它的蜿蜒，它的迂回。人要挺，树要直，水流却是弯曲一点更有韵味。在中源，沿着潦河走，有时突然会觉得河流消失了，再往前走一段，河流又顽皮地出现在面前。其实，刚刚它是隐于一大排人家

## 贴春联

厉彦林

“迎新春”和“庆丰年”。家里，又在爷爷的炕头上贴“身体健康”，在麦缸上贴“五谷丰登”，牲口圈上贴“六畜兴旺”，水缸上贴“八仙过海”。我还把谐音“有”的“酉”字，写成笑脸状，贴在农具、磨盘、鸡窝等地方。满院被张贴得红彤彤的，年味十足。

后来，我连续多年回老家为叔父大爷写春联。家里事先准备好各种对联句子、墨汁和粗细不等的毛笔。铺开红纸，我先询问对方心中所念的大事，譬如粮食丰收、娶了媳妇、添了娃、孩子当了兵或考上了大学，再顺着这份心思去写，直奔心中的欢喜。大家看了连连拍手，说：“好，好！就是这个意思！”

春联的内容也伴随时代不断变化，无不体现着时代的气息。除了上联、下联、横批外，还有“福”字。“福”字正贴，意为“开门迎福”；“福”字倒贴，借谐音寓意“福到”。

除夕贴春联，是沂蒙山区各家各户的大事。各家首先撕净旧春联，然后抹上糨糊，把写好的春联比画好位置后，从上到下、小心翼翼地点在门上。孩子们跟在大人身后，拿春联、搬凳子、递糨糊，忙得不亦乐乎。人们大都早早地就把春联贴好，取“早发”之意，高兴地等待迎新年的鞭炮声和那顿年夜饭饺子。

现如今生活条件越来越好，春联也越发精致、精美。现在的春联大都是机器印刷，字体漂亮，不光是红纸黑字，还有红纸金字，有的字是凸出来的，确实很养眼。贴春联也不再是用糨糊，而是用胶水、透明胶带或双面胶等。虽说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，住进了楼房，但人们没有丢掉过年贴春联的传统习俗。

去年，我和妻子去儿子家过春节。驱车到他家门口时，孙女正手拿网购的红春联，问这问那，儿子正拿着春联往门上贴，儿媳站在远处观察方位。不一会儿，崭新通红的春联就贴好了，过年的浓郁气息扑面而来。我们赶忙站在大红春联前拍了一张全家福，把这份美好永远储存在记忆里。

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，也是一次乡风民俗的集中展示。买年货、蒸年糕、祭祖先、放鞭炮、吃饺子、走亲戚……样样有意思。这当中，贴春联是重头戏。每逢春节，无论城市还是农村，家家户户都要精选春联贴在门上。红红的春联，洋溢着节日的欢乐喜庆，抒发着人们美好的愿望，蕴含着独特的文化内涵。

从我记事起，家乡沂蒙山区的家家户户都把贴春联当作大事，很讲究贴春联的美观和仪式感。春节前，各家到公社供销社或大队部门部买上几张红纸，请村里的文化人帮忙写春联。我小时候，最早是帮父亲抚纸写春联。贴春联，从初中开始，我家的春联从买纸、书写到张贴，就由我独立负责了。

1981年，是我们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第一个丰收年。春节前，父亲破例买回了五张红纸和两瓶墨汁。父亲说：“今年年景好，对子写得大方点，咱红红火火地过个年！”

除夕这天，母亲用炭炉子给我备好半盆贴春联的糨糊。我把一张大红纸一分为二，作为自家大门的春联。春联的内容围绕

